

<<倾城十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倾城十年>>

13位ISBN编号：9787503941368

10位ISBN编号：7503941367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叶倾城

页数：24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倾城十年&gt;&gt;

## 前言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第多少本书？

而我，已经写了十六年了。

我的第一篇文章，是一九九五年八月发表在《知音》上的，叫做《有痛的感觉，真好》，这标题是一个不太典型的“知音体”。

那之前。

我一直喜欢“文学”——那时的我，知道什么是文学吗？

我是那种最常见的文学少女，看琼瑶，看亦舒，看宋词，幻想自己兰心蕙质，永远在伤春悲愁，我也有好多本软面抄，写满“朦胧心事”。

是，这一切，我都做过。

一九九四年，我结束了懒散而混乱的学生生涯，我开始在机关做公务员，已经有同事给我安排相亲，我完全可以做一个小公务员，然后迅速成为一个妻子、主妇、母亲，而我继续做我的文学梦——做梦是件多么容易简略的事。

而为什么，我在那时候，开始了写？

做文学梦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大部分人就停留在这一步，甚至到现在，我也常常惊奇，是什么让我走出第一步？

我是这么羞怯的女子，我害怕遭到拒绝，对我来说，被拒绝、被离弃，是需要巨大意志才能克服的痛楚。

我只能说：“这诱惑。

太大太大了。

”虽然我至今，也无法给这诱惑定名。

我在下班后，开始拼命地写，然后投稿，向本地的《长江日报》《武汉晚报》《知音》《爱情婚姻家庭》……妈妈给我从图书馆拿来行业报纸，比如《中华合作时报》或者《金融早报》，我就抄着上面的地址寄过去。

——要到后来，我才会知道，这样的自由投稿，绝大部分是不会被看到的。

我就这样写了一年，到我已经接近放弃的时候，我收到了《知音》一位编辑的电话，他约我去谈一下。

我永远感谢他，永远记得他说的那句话：“有一天，你的稿费会比你的工资高。

”如果没有那个电话，我还会继续写吗？

如果那个电话晚来三个月或者半年，我还会继续写吗？

我不知道答案，因为人生没有如果。

总之，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三日。

我在下班的路上，买下了一本最新的《知音》，那时候，似乎报刊尚未完全告别火与铅，因为我记得我沾了一手的油墨。

那时候我的署名是“叶青”，是如何变成骄傲的“叶倾城”的，我已经有点儿想不起来了。

前三篇，都发表在《知音》上，然后是《人生与伴侣》《家庭之友》《武汉晚报》——如果篇幅足够，我大概可以把全中国的报刊全感谢一遍。

写作给我带来了什么？

首先是：快乐。

我这么喜欢说话的人，得到了渠道，可以自由地说，而且有人听。

还有：钱。

还有：一定的知名度。

还有：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写作带走了什么？

我不知道。

就像有一部电影《成为简》，写了简·奥斯汀成名之前一段失败的恋情，电影让人安慰，似乎她的痛

<<倾城十年>>

楚有意义，这是她要“成为简”的一部分代价。  
但是，很多人，受了伤，也不曾成为简；还有很多人，不曾受伤，也成为简。  
所以如果我生活中有所缺失，不见得是因为写。

## <<倾城十年>>

### 内容概要

本书为叶倾城一九九五年至二零一零年间所写心灵散文之拔萃。

本书关乎心灵成长，关乎人生意境，关乎亲情醇厚。

读这些精致的篇落，你可以感觉到有一柄心灵之剑，剑锋轻灵而犀利，直指内心。

亦是一杯寒日里的暖茶，饮之悄然感动，心生微凉，感慨作者赋予文字以灵性，赋予人生以智慧。

<<倾城十年>>

作者简介

叶倾城，作家，湖北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签约作家。  
生于东北小城丹东，长于中南重镇武汉，长江水浣过发，也濯过足。  
以写作为一桩宿命、一份天赐的枷锁，宁愿背负这沉重，直至永远。  
著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住在内衣里》《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及《原配》《麒麟夜》  
等多部长篇小说。

## &lt;&lt;倾城十年&gt;&gt;

## 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季 别哭, 我最爱的人 如果妈妈知道 雪落无声爱有声 一个鱼头七种味 奇迹的名字叫父亲 人家的儿女 北风乍起时 一则关于父亲的传说 明窗有垢 叫妈妈来听电话 爸爸妈妈很懂事 小满一个人的妈妈 打折的爱 妈妈说他是小狗狗 这就是父亲 冬祭 雨一直下 母亲的心 我的故乡在哪里 何人煎出春意长 其实真的很想 所谓伤心 上上上上上 睡成一支缠枝莲 唤人是哺乳动物 老鹅老鹅去哪里 走在每一位母亲的情怀里 麦当劳的礼物第二季 总有一种疼痛会让我们成长 留痕 把梦想交给神 读星 人问行走 知礼 忘了他的刀 “不悔” 二字怎生说 手工业者的职业病 寂寞之柚 一点新一点旧 南橘如何变北枳 总有一个陷阱在等着我 这一代的传奇 我们都是客与店 乾隆与春喜站在大门外 她的一生一世 我年轻的身体与痛 岁月背后的记忆 打起黄莺儿第三季 那些终究要学会的事 你最漂亮 电子游戏与人生 时间的山 看星的人 一棵开花的树 如果时光倒流 穷人心 易学难精 时光沙漠 因为慈悲所以冷酷 不是天意 他们不过是父与子 天缺一角 流落异国的两块珊瑚 我一定要把猪带出来 只隔了一座假山 死亡唇边的微笑 一只不肯下楼的猫第四章 我但愿是你一生最美的遇合

## &lt;&lt;倾城十年&gt;&gt;

## 章节摘录

他不忍见到她的眼泪，他永远不会提起。

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父亲罹患的是眼底黑色素恶性肿瘤。

父亲在电话里向他转述病名，声音安静疲倦，仿佛是另一个春日迟迟的午后，花影扑朔。

他失声道：“不可能的，医生怎么说？”

“父亲静静道：“我自己就是医生。”

“刹时，泪水布满他的眼圈。

他家世代行医，包括父亲，也包括他。

所以他明白不管是摘除眼球也好，化疗也好，放疗也好，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主治医生最后强调一句：“当然，接下去主要看家属意见。”

“他咬牙挤出一句话：“他是我亲爹！”

“母亲是父亲最落魄的时候遇见的，总共没读过几年书，见识应对是彻底的家庭主妇作风，遇此大事只会哭。

所有事，他得一肩担当。

为了报销，他去找父亲的院长和书记，两人一个海归，一个马列，口径却同出一辙，“单位财政紧张……”他暗骂“这帮孙子”，脸上却还赔笑，“那是，那是……”接下来请他们吃翅肚羹，小小一碗，半明不暗地漾着，如初冬落雪微融的湖。

这帮孙子也作个姿态，“太贵了吧？”

一小瓶人血白蛋白又是什么价钱？”

“酒过三巡后，渐渐称兄道弟，他与众人大说大笑，荤段子一个个上，却深知，只要一低头，势必泪如雨下。

这年头，吃人的并不嘴软，拿人的亦不手短，第二日院长照旧打官腔：“有制度呀，癌症医药费是包干的。

像你父亲现在用的这些药都不在报销范围的……”他想他还是太天真了。

有家医疗器械公司，多年来游说他加盟。

他打电话过去：“你们还要人吗？”

“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预支半年工资。”

“自此无尽的奔走、出差、应酬。

而母亲开始说他不孝。

确实，忙起来几天不能去探望父亲；难得抽时间去站一下，还没开腔，手机、CALL机、商务通，一个不能少地轮番闹着革命。

母亲便哭：“你爸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子？”

“你只会整天说工作忙，你给爸洗过一次澡、陪过一天没有？”

“你去赚钱，你就不要这个爹吧。”

“他只有沉默。

那时父亲已从单人病房转到混杂的五人间，许多双鄙视的目光投向他，投向一个重财轻亲的奸商。

父亲轻轻唤止母亲，别这样说孩子，咱们的孩子是好孩子。

眼神里，是难以言传的疼惜与抱歉。

刹时间，他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

护士正好来下催款单，他转身就去缴费处。

这是拿钱来买命，药费、护理费、杂费，一天下来几千，催款单比十二道金牌更酷烈。

他一直瞒着母亲说，可以报销。

母亲也就信了。

有时在深夜，从机场、火车站、卡拉OK出来，他一身微醺疲倦将倒，却一定要去医院看看。

已经开始打最大剂量的镇痛药物，父亲仍无法安眠，醒得很痛苦，见到他，轻轻牵一牵嘴唇，笑容安

## &lt;&lt;倾城十年&gt;&gt;

静如葬。

他怎么会看不见死亡的肆虐？

肿瘤细胞自父亲眼底开始，如蒲公英在风里轻轻吐蕊，有毒邪恶的花丝，经过淋巴，流过血液，向周身扩散，脑、肝、胆……所有内脏被一一俘获占领，身体正从内部杀死自己。

“痛呀……”父亲说痛时，他的心脏有如铁锤铁钉砸向自己般痛楚。

一念之间，他想，如果停止这一切，当生不再是欢，时间变成酷刑……他不敢想。

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你要体谅你妈，她糊涂了，年纪又大了……”这是父亲挣扎着趁还残存的一点理智说出的遗言。

出了医院，夜色薄蓝，路人看见一个男人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

有泪洒在柏油路上，却看不到痕迹。

到底也只撑了半年。

——比医生原来说的多了三个月。

想静静地哭一场都不能。

他结账，联系殡仪馆，发讣告，说感谢领导、同事、亲友的客套话以及照场。

身体轻飘地像被抽空的木乃伊。

追悼会上，他的手机响了，“有事没？”

没事出来喝酒吧？

有几个朋友在。

“忽然想起偶尔看到的一句话：“今天，母亲死了，也许是昨天。”

”他怎么跟那端的喧嚣笑语说人生的至大至悲？

说出来也不过这么轻飘。

而他又怎么敢不去？

他欠人家三十多万。

也就是维持父亲多活近一百个日子的费用。

丧仪一结束，他小声对母亲说：“妈，我得出去一趟。”

”母亲已经哭得迷糊了，三两个亲戚搀着她。

母亲的瞳孔恍惚好久，才看清他，“哇”一声大哭起来，“拿刀砍死我吧，我怎么生出你这种不孝的儿子……”人说孝即无违，一次次，他忤逆天意也忤逆母亲，他究竟做对了没有，他不能肯定。

他只是别无选择。

这一生，他想他是西斯廷壁画上的犹大，七生七世不能得赦的罪人。

那天，他还是去了。

母亲再也没有原谅过他。

而他，宁愿母亲恨他薄情寡义，怨他不够尽心尽力，他不介意母亲恨他十恶不赦，只要这样母亲能够渲泄老来丧夫的悲苦。

他明?，罪，也是责任的一种，必须终生背负。

药单上那些“自费”的字样；护士说再不能缴费就要停药的口吻；那些一扇扇关上的门；那些冷淡的笑容；闷热尘沙的大道上他越来越疲倦的脚步；他跟年长他二十岁的已婚女人厮混过；他也曾经昧着良心，把质次价高的器械卖给客户……他永远不会提起，因为：如果妈妈知道，她会哭的。

三十年后，她最喜爱的仍是荷包蛋。

三十几年前，他们在武汉一所大学相遇，一个湖北一个河南，却同姓。

同学们起哄，说：“你们认个兄妹吧。”

”他说：“行。”

”她没作声。

可是下学年开学的时候，她对他说：“俺跟俺娘说了，俺认了个哥！”

”他大吃一惊：“啊——”应该毕业那一年，恰巧是文革的开始，天下大乱，没人管事，他们就凭空多读个六六。

那年没有功课，同学中多的是激进分子，一把把的“司令”、“总指挥”，你方唱罢我登场。



## &lt;&lt;倾城十年&gt;&gt;

他们只跟着老师，勤勤恳恳地，在校园里的道路两侧，种下了许多棵小树。分配前便已宣布，所有的去向都是边疆艰苦之处，都是乡下孩子，都没什么阅历，面对一堆的名字：丰满、六盘水、玉溪、资水……像在抽签，抽取一生的命运，而绮丽的名字背后，到底有没有丰饶的身世？

他到底灵活些，到图书馆借了地图册来研究，又挨个到老师家咨询。

然后跑来跟她说：“我问了好些人，他们都建议说丹东最好。

我们一起去吧？

我给你也报了名。

”她说：“好。

”——这就算求婚了。

走之前，照例在蛇山上留个影。

远远，浩瀚大江，一桥飞架南北，他依当时流行，作个指点江山状，而她只拘谨地抱膝而坐，黑白照片，也看得出她红彤彤的苹果脸，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垂在肩上。

两个人看上去，都纯朴、健康而傻气，像他们头顶明净无渣滓的天空。

第二年夏天，生了大女儿，再隔一年，二女儿也来了。

而那时，鸭绿江边的安静小城，天正寒，地正冻，积雪盈膝。

仿佛一头撞在冰墙上，撞碎两砣冰块：没有。

没有肉，没有鱼，没有新鲜蔬菜，凭了出生证领到五斤鸡蛋，其余，是空白。

东北的冬天可以酷寒到什么程度，他终生不能忘。

而他在南方鱼米之乡长大的男人，在他的故里，女人坐月子要喝清甜的蛋酒和煮得奶白的喜头鱼汤。

他心疼女儿的哭，心疼她的瘦——那样迅猛，像一脚踏空，从十几级台阶上一跤跌下去——却无能为力。

愁在心里，也不改他爱说爱笑、喜交朋友的天性。

一次去附近驻军办事，见一个小解放军在修收音机，工具摊了一桌子，却只会拆开来又装好，拼命地拍，又使劲地摇。

他实在看不过眼，一句“我看看，”三下两下完工，喇叭里悠扬传出“我失骄杨君失柳……”小解放军喜得小心翼翼捧住，像捧了一盆易碎的珊瑚花，连连道谢。

他也就走了。

几天后正在车间里，忽然厂办紧急召他，他刚一进门，便有人跳起来指着他大叫：“就是他。

”原来是前几天那个小解放军。

旁边一个络腮胡子，说是营长。

桌上，摊了起码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小收音机。

实在太多了，营长也有点不好意思，问：“你方不方便？

不方便就算了。

”他却一口应下。

捧回家，便开始加班加点、没日没夜地修，还自掏腰包购置零件配上。

一个星期后，营长看着那些漂漂亮亮、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的收音机，简直乐得连胡子都飞起来，重重拍他的肩：“咱们往后就是朋友了，你有困难，尽管发话。

别的不说，我们部队上，起码物资比你们地方上要丰富得多。

”他心咚一下，想起她逐渐消瘦的容颜。

下班路上，便走了神，一跤跌滚，雪团轰然飞起，像他心里的起落：怎么能向人要东西呢，这成什么了？

但是是营长主动说的呀，而且自己的妻子在坐月子。

到家时他已下定决心，明天就跟营长讲。

可是凌晨醒来，缠绕终夜的犹豫重又袭上，这样好吗？

营长跟他要好，常常到厂里找他聊天，豪爽的络腮胡子笑起来大幅地颤动，每次都说：“有困难尽管说。

<<倾城十年>>

”他心里翻肠搅肚，却一次也说不出口。

## <<倾城十年>>

### 编辑推荐

《倾城十年:芙蓉锦》：木芙蓉，又名拒霜花，其花盛开于晚秋，虽霜侵露凌，仍丰姿艳丽，占尽深秋风情。

“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

”人生亦当如是。

<<倾城十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